



門 几 4
號 2433

門 几 4
號 3410
卷

庚子游州序

天保庚子之春從駕於江戸得肯與牟田口士寬歷游東
方諸藩自水戸而仙臺而米沢而會津皆與士人款應接
道路之見聞風習政治之淳漓得失頗有然於胸中
而不能口說筆寫者但月子有限念不能舉十一於半
百為可憾也此冊途中信筆漫錄者先後無次聊供他
日之追念憑耳其人物山水之紀略及西山瑞竜二記
有別錄云

水戸

士人撲實慷慨勇於義無虛假夸火挾三藩之色少壯者多佩



長刀衣服素檢間有極敝汚者不為意也

學者參讀本邦史籍及律令格式之類王家之治亂制度莫不

考索焉最嚴名分崇神排佛大義粲然他藩所不覩

士大夫宅舍陋狹有門戶存而無室屋宅地大而家柱小者顏牆壞籬可通犬馬者累々相望時正月也而無修補者艸菜荒穢蓋一藩之俗為然矣但及曹鞍馬畧備粗朴無文適用而止

村落敝穢殊甚有^居土室者被服形狀不畧乞兒惡虫富厚者窓牖貼塗鴉故紙寡用新者然每戶後圃中必置一板倉貯粟麥蕎稗之類貧者亦然外瘁而內實極美觀也市

中亦相類

我公以來每年租稅中收稗若干以備凶荒百數十年如一日國中所在建倉藏之推積如山矣已東國饑乙未以後四年之間荐饑與羽諸國道饑相望而水戶無一民餓殍蓋豫備有方也

排佛尤甚堂宇荒涼無一輪輿者士大夫賜葬地於城外二所葬祭皆用神儒如有好佛者竊請僧誦經耳封內虽庶人嚴禁度子弟為僧是以奉皆旅僧為數甚寡我公時廢淫祠及寺觀千有餘區近年復又廢五十餘寺云余始入府見丹楹刻鏤大合者橫於路側問諸傍人曰羅漢堂

方十八楹為城中鉅刹今也毀而齧之此其幹材也已
額曰淨福寺頗宏壯所謂菩提所者祿俸不為寡而葬祭
事一切無之寺僧私建牌誦經每值三年七年之忌修法
會為供養官遣人燒香一拜而已

向井町真言派一寺出雷除符信者頗多或曰近有移寺
于遠之議

待史官極優厚三日賜休暇每月廿七日賜宴館中銚奠
公獻諸禁中獻幕府薦宗廟而賜史官皆諸官所無特
恩也蓋美公以優禮網羅一時之豪俊修大日本史遂為
故事士人讀書者仕途徃々由史官往年公之始就國也

先拜宗廟以莅史官館延見史臣自酌以賜酒宋遇特異
庭有老樛一株美公所手植名好文木史館總裁副職至
小吏三十餘員

學者考覈本邦史籍善紀事之文如席上應酬之詩賦不
肯為之多好為著述者如小宮山楓軒垂統大記其書不
下百卷如余輩席上說話苟屬有用者衆皆抽筆而記用
意之篤如此

固有史官而學校闕如乃并山野边大天宅地及隣傍宅
新国学築周四百步許當城門正面極得其所經營始起
命名曰弘道館我藩天明中初學名曰弘道館以規模入

大畧冬相收于城門已面工設方起擇地命名東西午不期而同可謂奇矣竊聞今公英偉有々為之志以土著均田學校三者為急務余皆為指可謂盛矣

寬永中檢田定租稅今年適二百年矣膏腴為富民占奪貧民勤動不給賦賦等級不可復識別客歲癸議檢田地以均賦稅所有田畠斫樹立竿昏日上々幾町幾段某曰中下幾段幾步某其稅曰檢田三次今日之所為小吏里正輩先檢土品曰曰來所定某田上某田下而某村之上視某村之中某村之下視某村之上此為上租而收中入下租而收上入也如此者各郡終矣郡奉行異其他官僚

檢田畝之廣狹上下不遺而後定租賦以為永制矣蓋為租稅不均貧民不給而有此舉非檢括以增租稅也藤田東湖為余說若此郡奉行吉成某之徒亦云尔而所過農民往々偶語不喜之色以為增賦奪業也今公素有土著士大夫之志先割地鎮松平將監于永倉山野邊兵庫于从川中山備前守固鎮於手綱也三鎮皆要地余過从川之奥街也依山瞰海雉堞樓櫓皆備周回十里餘隱然一城郭矣營築水府兵之家臣三百人許今移住者三十餘戶新募足輕六十人云余欲見兵庫謀於會津某某裁書附奈々使從者齎出造家兵庫謝曰府公就國是

以詰且赴府今夕適有府下客敢辭乃不見而公
今公謂休暇一年本月廿三日發江戶就藩西山公之外
襲封一巡而已更無在國今公有更張庶政之志是以特
請官而得允云

農高之家大率掛三社神託之壁幅絕不見掛佛像佛名
等考路傍建佛名碑列國皆同水戶一藩無之隔數十里
有馬頭觀音碑耳

公慮西虜依彼式樣造小舟長九尺許浮之假水試之又
嘗命川瀨七郎左者造四大船充軍艦之用式樣無大異
常用之漕運其他銃砲戰具之類多修造東境磯平村瀨

海人戶百五六十山上設望遠鏡以備外夷

士大夫葬地余見磐井坂者墓石累々大率碑不過三尺
許碑面或刻某府君之墓或刻姓字如老臣興津某墓在
稍大施木垣耳阪口設板屋一椽廣八席送葬者為燒香
所亦甚粗陋

藥王院北林莽中有葬佐竹臣車丹波守之頭顱之地植
松標之小龕敞地有志士以其為忠臣歲首多詣者

天神祠畔有美公筆塚藏公所用退筆建石識之相良芳
太郎氣也藏高山彦九郎前髮頃者託諸松山千太
郎葬埋之松山相於筆塚側而未起工

二月十二日例祭 東照公常磐祠蓋用公征夷將軍并
任之日也今年特令藩中及曾以詣拜公觀焉諸士中猶
未儲甲者甚寡余逆旅有齎甲者士人晝夜出入不絕
常陸式內祠以鹿嶋吉田靜三祠為大祠吉田昔時藥王
院者主祠事境地極大堂塔壯廉一大鉅刹也美公令僧
徒不得與祠事之屬之祠官自此等寺遂頽頽今林木荒
涼存其田名而已

先是領內所々建鄉學余觀太田村學有堂有庫隱士且
卜部連者主之以每月望日連講論語郡中為學者有輪
轉講之畢匠人講素靈傷寒論等書初八日連講中庸郡

中祠官講神代卷日本紀等書郡中子弟各講經史貯書
貸子弟使之書者無廢業之憂連之薩人有故道于此三
十年今受徵祿云其人篤實

距西山在五六十丁有荒宿村口左側家為称田隣家々
藏一木像余訪其家茅舍敞穢有一婦人襤褸而困炉狀
如乞人余請見像婦曰利助不在尊像不可得而拜也余
問其故婦曰利助曾祖父幼常遊戲於山莊公手自刻像
賜之于時七歲至今保而不失今日利助不在尊像不可
得而拜也余悵悵去

仙臺

相馬仙臺之界為駒峯野田平行無門闕之固焉民
戶數百亂礎空屋居十之五六蓋與羽矣已荒歉甲
午少熟乙未戊戌連歲不登是以比屋餓莩道饑相
望凋零愁苦不可勝言愈北愈甚云行數里有髡然
於路左者就而視之髑髏也驚問馬夫曰前年日埋
餓於山上穿坎不深往往為野犬斃而然恬然無慘
怛之色

府城背山帶水瀨川城牙城掛崖二百尺不設天主閣
樓櫓而視金華松島之海於掌形勢雄鬱有鳳鸞狎

岨之狀山後廻以池沼杉松茂密曰青葉城加之龜
岡宮阜大年之寺皆其子城策應之地極得地利初
政宗築城相攸于秋迦堂龜岡及此地城于斯云後
山木直三里樹木岑蔚不許攀折
一枝多猪鹿有時侯田後門直符之
瑞鳳寺者侯墳墓之所在中納言政宗叔之因号政
宗山政宗子忠宗孫綱宗廟制最壯麗繚以牆廟及
門蓋銅門所謂唐門造者門版柱楹刻鏤文萊有廊
廡極萃藻廟中敷以石方三椽中央置石方七尺許
高二尺餘下藏骸云上設一金龜安衣冠木像龜刻漆
金末最室青藻井回折處貼鏤金四壁泥金着色畫

天人蓮華之類金碧輝映眩_眼廟左右檐下葬殉臣十
五人各建碑彫佛名設小几供香火檐外建倍臣五
人碑皆殉其主者不設椽安木碑三廟規制畧同其
他皆石碑垂有廟不甚華藻碑石七尺許刻故陸奧
国主某大居士之文一門一族等長臣不任官者大
率住於采地府下宅舍置苗守新年嘉儀及有事故
朝於府下垂不預庶政而繼嗣及国事大者必共聞
焉余問長臣地着于各所邑其邑臣其臣非大事不
與焉於守国之体則極好而各邑分割各心其心則
得無治教難遍布之憂乎油井某曰在執柄如何耳

形狀虽分裂為政者苟其心乎無教化号令不行之憂也

藩臣極多故城下街坊廣濶東西北三開街皆一番至十番長臣宅舍門廳可觀便房子室則矮陋士人之宅垣籬門舍壞敗傾頽者居半六番街外則為田圃林莽者亦多市芭蕉衢為第一衢十字四隅家簷瓦造蟠竜獅兔他邦所不見往來稠密市廛頗繁盛番衛士三千六百人一隊三百六十長臣及諸有司殆四百人許此內士以上足輕亦三千六百步行隊及小吏陪臣其數不可知油井某日食俸給金之家

男女人口十四萬人果是否街坊極多帶刀之人戴路余宿國分市晚尚無事竊聞行人窓間所見不過六七步而帶刀之人接統於目中可不謂夥矣

人口八十萬租入九十萬石所領於諸臣給吏胥諸色人至七十八九萬石是以正稅不足給經費征權之政大行云

奉行或三人或四人政事大小統之即家老也一家一族之臣任之有時番衛隊中拔擢者近時如增田主計初任內監察後遂至奉行

幕府所令制條不署度名署奉行名會津暑家

老正二本松侯家老俱不署水戶則不置家老置若等
次奉行為若年寄主士風之隆替武備訓練等之事
今日極為閑散任故以門閥重錄之臣具負而已海
邊防禦則委之瀕海采邑者則規制疎畧
出入司主財賦之事頗為緊要宦有威權屬官有考
役考究財利得失遺利
內臣唯內監與聞政事訟獄刑賞皆參預焉而竊先
奏其事其他諸臣不與外政
內宦有由次一家一族等重祿之臣任之事不屬機
密者皆奏達之為他日要路舉用之地也又番衛隊

中選百二十五人之士為扈從隊侯之朝覲必自掄
擇以從行兒小姓八歲待選十七八歲命首服而任
近侍

有組士者士之祿微者附之大祿臣世任其采邑稱
曰組士以依其主人陪臣失禮動有論諍又采邑要
衝者必附步卒數十百人供防衛多寡不一
一門之臣室老至扈從視給士組士律諸士一等一
家一族之臣室老用人由守居視給士著坐之臣著
坐著著吳唯室老視組士陪臣稱主人曰殿嫡子曰曹
子總稱家臣曰家中稱侯曰屋形又曰諺云白石片

三家老...臣有
小十部

采地 且家老而又其臣有家老者

昔時藩中有崎門學耳學者固執偏僻說為詒病今

日學風稍變蓋養賢堂之功不細矣然有崎學猶存

者養賢堂國子名徃大櫬民治改築

所在問凶荒曰酷矣曰死矣曰減半矣絕無隱諱蓋

饑者夥多不以死為恥辱故無諱也渡波馭人口三

千六百許今存者不過八百人鮎川二百五十口存

八十人其他郡縣大率類於此宜矣壞戶空空相櫛

比也氣仙郡中死者今人以其少四境傳徒羨或云

南部比仙臺更酷百戶邑里僅存十戶者徃而在

石卷港有其弟斃而兄啖之者由之終得全嘗自誇

曰我食人生百歲不貳渡波舟中有舟子太郎者肥

大如豕余戲曰爾何能不為凶年之食耶衆笑曰太

郎兄弟皆死矣渠幸而得免前日渠憔悴如哺豎堪

充一飽子

富厚者蓄穀不發是以價直益騰貧民益苦二升七

合五夕直至一方金貧民知富厚者為失利而不動

闔鄉比戶枕藉相斃而無騷擾者

餓死丙申丁酉為甚村民作供養建塔婆吊死者所

在有之徃有兩歲死亡者之文

多穀稱於天下而虫舛斗不許私賈穀方登宜減其
價而買之輸諸郡下以收其利一郡中則有無交易
不禁私賈踰郡而賣必告於官納四分錢賈百錢納
錢於官此謂四是以多穀之地粒米狼戾少穀之士價直騰
上虫豐穰之秋已有多寡不均之憂又鹽利官權之
方金納監三苞而出以二苞其他高賈尽有征稅曰
上判曰中判曰下判曰下々判皆給印符無符者虫
兒童不得鬻物價比他藩甚騰貴真挂玉也
余行仙臺地七八十里府城街市之外見庫倉二三
耳絕無富豪之民權政之破民財如此

仙臺善馬多牧天下所聞余宿府城七八日間經坊
市訪人不見一士騎乘一家畜馬也赤阪某宅京師
画人東萊在坐余話水戶披甲拜神之事東萊曰如
使此藩士披甲一防一甲猶尚為多也教奉秘政不
為講座中有不快之色而能怒焉

鉄錢方者行於領内久矣文曰仙臺通宝以三錢當
寬永錢一近來請於幕府改鑄形文並同寬永錢價
直亦相當而行之然錢質輕劣極惡幣也又有金鈔
合以同直行三令五申而民不服至拘於牢獄以恐
赫是以物價騰貴賈實人為甚于其間行旅甚苦之

博奕發覺者科罪為奴或三年或五七年給官吏家
令苦使教誡焉待其悔悟而還家近來富人犯法私
出於金所給官吏告官以悔悟大抵不經苦使教誡
而還家贖金多者至二百五十金給奴官贖內監察
定所吏贖等與
訟獄者輸流給之
仙臺占我肥有絕相似者上學童兒狀貌風姿鬢髮
衣袴居然我兒童也男女唯諾亦相似而地相隔四
百里中間無似者而東西海絕相類者可謂奇矣米
沃亦粗相似
東照權現祠老杉如東茨檮函邊有細流朱橋架之

拜殿室閣精麗燁煌與瑞鳳諸廟同而似勝
田唯收秋稻耳不能收麥收菽如他國而收也米澤
亦同

米澤

東境曰中山有門閩譏出入之入國者必持閩符告
諸府下判所者出者亦判所符告諸閩焉而得往來
四境有閩皆如此入境則桑樹漆樹井為列田疇
閩墾民屋無荒廢者使人有媚山輝之想焉
昔時鷹山公之初貴臣養望格例煩多國計不支乃
曰儉生於簡也於是整革曰弊事從簡易至今法制

嚴而簡

相接之禮唯君誓首而拜其他虽小臣接大臣不誓首曰此君臣之礼也興讓館學頭則虽家老子弟誓類而拜其宗師儒如此有鷹山而然館中有先聖祠堂過者脱刀捧而過

国学名興讓館有督學提學助教等之官諸生日上學者三四百人選命食于學者二十員二十四五歲至四十餘歲都講典藉等職皆任之兼授兒童句讀俟一歲三莖學堂曰友于與書生日夕講習之室只隔一障而已制已粗朴武術別有教官教場不隸學校

族日課今為後漢書助教淺間金太郎侍讀焉如其經書會講儒臣及侍焉鷹山公以來會講日課虽老無休歇永為令典云學術不尚詞章文雅樸學篤實好讀負觀政要大學衍義補等之書

士有九十六騎者在昔戰功之名家就中大祿有土着人者名曰分領家大率任家老者也分領家虽曰祿位階則無殊異故其他八十二騎士與家老抗礼而不屬勝在會津所定云景有時擢諸士任家老者鷹山公擢甚戸九郎兵工為家老源鵬但士大將則分領十四家不任之

毛利上總三千石為分領中大祿然有錄二百石計
而光之獻太刀謁見者蓋以祖先之戰功序先後也
但任家老則別

上村周藏曰內臣止論側用人豈近習頗選人蓋日
夕親近君德所關也又曰內外臣僚同心一致無少
間言此一事差足誇也家老用人諸有司治事所在
城外曰役所大事家老朝而親奏之其他以側用人
取裁

役所有役所役者家老屬官也將議事役所役先草
文書移各局議異同各局有異同各貼於文書及復

弁難及底蘊而不諱衆議歸一而始施行之余同上
村某曰事密議秘書而施行者諸某曰有家老專斷
而行之者有議及用人者又有及各局者勿論施為
不一但密議秘書甚寡有之恐非盛世事也

町奉行上人頗選其人兼主聽獄訟士人之獄亦聽
於斯不必參以監察等宦獄具呈案於政事府斷其
曲直是非而科罪村民獄訟郡奉行聽之重者亦聽
於町奉行

分近侍扈從等之內為三隊々長曰三采配虫指麾
諸士與士大将輕重大異

有高家者四家武田二本木以客待之不服官政位諸老

臣之上有時或任大監察
選舉之法不必文選然近侍之臣講四書讀史漢勘
定一局今皆為讀史漢者

武技盛行無閱兵操練之制又無狩獵如刀劍試
人無請者虫請官必不許士人於銃十錢至百錢足
輕皆五錢銃刃直江兼統制銃的長六尺象人；或
以為不仁

米沢封土每々減制而臣下仍旧是以小祿之士住
於山野者八團々二百人餘耕耨雜作傭賃自給此

曰原衆又稱原方無隊長無有司唯有社長耳十五
歲以上者入社々長勸課武技糾不法頗有威權平
日無異農人是健強土作之色見於面目古風可掬
上村某曰土着極好余於原方觀之淺間某曰原衆
筋力三倍於城下士余過其通町者見其力役雜作
快帽笠蔽面不帶腰刀戶側標姓名耳原衆有時技為吏者
封內田火率一收無餘米糶於他國種蕎麥蘿蔔葡萄
地不直麥種麥收穫必及六月化為蝶云凶荒後頻
下種麥之令農民稍嚮之又曰高寒多雪絕無旱乾
之患余在封內十日許無日不雪涉地殆二十里不

見寸土踐寸地在積雪上步耳時二月中旬也
正月三月中旬禁遠步放銃蓋聲響動氣下雪也又
有時天俄陰雪者城市設山中必獲熊也晨夕肉上
市矣高山登大聲亦能為陰雪矣片明射如工瞻
雪大下衆曰雪為放銃也蓋今城市村落置高屋一
日有故許遠步放銃故雪云基雪盡後夜之更番以警大呵不法隊長三十名巡
城市檢察非違嚴警備

君侯衣服古來用京製近年絹帛精好因不用藩製
唯履斗自服縮緬則製未精仍用京製云
衣服之制諸士以下垂襟帶不得用絹帛制度截然

無平犯者但富豪出境不能尽如制度故竊藏服於
筒底以備踰境之用模山某賤士也訪余逆旅別携
衣袴而羞之其婦也復着廉服而去

有模山某者欲見余造逆旅主人不可曰公得官命
邪否不向得見某悵恨苗唇去翌日再來見曰我今
日請官而得余問其狀曰某賤人也不得直見大夫
乃告情於政府吏下吏聞諸大夫以口請以口余可
否立決余僕一夕微恙翌日政府召逆旅曰某僕疾
可差醫來病狀如何逆旅歸語余之固辭事得已其
簡捷而嚴如此

有一街，屠者賣皮革類，初秋限日七日許演劇，足輕輩得往觀焉。諸士則坐，婦女不得觀。有錄者，妻女禁鼓三絃。

封內無甚窮困者，質而實往，見倉庫沿途十數里，空屋二三百。

士夫之家，大率業養蠶織絹，棧声札，相鄉，其空隙皆植桑。

君侯在國，限侍妾一人，支族及家老皆不許畜妾，士無淫褻之風。唯人嗜酒，男女老幼莫不善飲，盃盃巨大如飲茶，飲水然不甚推辭，不必會飲，非如他國。

飲以作氣勢為豪舉也。蓋米沃，九月末雪終，三月而尽，中間六月，蠶縮於積雪於爐邊，少來人不出遊，加之法令嚴肅，無戲劇絲竹之娛，是以人長閒多暇，飲以充禦寒消閑之具而已。尚之士人，笑曰：然又多子姓。

奧羽謂山雪崩墜為頽，訓奈蓋滿山積雪，至春消融，崩墜壓死者往々有之。板谷道中有隱頽者，尤危險，蓋有前山後山而前卑於後，是以後山崩雪層累而來，前山不能支，偕壓路上，勢壯而大人傳以為懼焉。藩士屢戒，奈以其險至則，五日前已頽矣。崔崑陸離。

長三四十步六尺高七八尺有為峯為嶂更一二丈者大木巨石尽斃而偕實驚悸心目初余聞藩人話也意謂類亦聖也虫壓何有於性命今而見之堅凝如石壓則粉齏矣令魄褫焉矣四月朝覲而乘類則汗路而過道上立符令人戒警土人說有夫妻相携而過東殭者遇類夫妻俱壓妻無恙而夫則死矣此五日前事而類之小者云

市有大街立東街新街南街柳街此日本街別有十市為支街虫不繁花物件該備鮮魚輸於仙臺北越過三十里而遠山谷峻峻人肩擔負而肆店元陳焉

淺間某曰封內近年絹帛之製極多且精是以金銀之入三陪于昔年由是市井稍兆驕奢之風

凶荒禁釀有犯禁釀者為之拘囚者日三四人猶不能禁止有官釀元醫藥婚嫁之用官計其多少給之極好酒者至清葛汁飲云

飢歲乏食救恤穹民備至是以米沃封內無一飢者或買米於他方以時價五之一鬻諸貧民

地宜蠶桑樹之利倍於稻田逐利者衆凶荒以來令所在伐桑復稻田

城東小村有窪田者製餅餌極精珍貴諸品常貯以

待需主翁自負曰府下店鋪不過也
帶刀着袴之士或帽或笠蔽面擔負者防街市井
往々有之城內則魚家老或從一僕而行
博奕者拘囚而月士大夫納金於官請之則為奴長
短各從罪之輕重足輕之奕者異服以供城中宮繕
掃除余在奧及聞諸馬夫曰米澤先君自秋月而嗣
者嗜殺人者也民犯博奕者輒殺之余異焉問諸上
村某曰誠矣鷹山禁博不已因殺奕者數年終不能
止因復於今制云
為人之妻者與人私焉覺則官召其夫而訊其是

非夫對以實有其事則殺無赦對以曖昧則減死起
行檢不修之法
附行李於馭夫必羞從僕而護送不如此則不安在
米沢境則附馭夫而無不安之意

會津

會津東北五里有猪苗代古城負盤梯之山前湖水
極要衝之區矣有城代監察諸官十餘人番衛于此
且輕六十人餘結團居住焉有土津祠祀藩祖中將
正之構造壯大室宇器件悉用神道式素樸而潔室
与椽之間繚以葵章布張使人肅然欽敬焉有碑長

一丈六七尺幅稱之記神之行狀初猶苗代要地也地勢區域可割以封一小侯正之在日深慮之及其死也遺命祠于此以防分割之禍云

選舉賞罰家老之外不可參預焉土津之制至今猶然城外有家老局有奉行局選舉軍政學政等之事家老司之錢穀及一切領務奉行司之不相統屬而不相離昔年以奉行局統於家老却不便故復於古制云家老奉行日不上局有定日但兩局小吏則日上下局

番頭八人士隊長也祿位次家老物頭三十人為步

隊長士祿四百石至千石任之屬於番頭有本隊物頭三人指揮親衛軍是輕三十五人選稍重品階視側用人官極為閑任而不攝他官奈所知高津田川自儒者擢現任此職

學校奉行司館中文武教道之事藩中弟子未就官職者為其所轄有行誼不謹踰越規度者教戒之其選頗重非文學武技兼習者不能任職品階亦視側用人

軍事奉行屬家老主兵備練操一切軍務終用長沼澹齋之軍法三月雪尽始有教閱六月七月之頃最

盛奉行見習山內具惜余游非其時

選舉之法有官負因令諸司奉所知密封進奏焉諸

定制有家老尅封考察參議而任之余曰選舉如此

極公平然而古今推要或用親故或用夤緣賂遺和

漢通幣書藩亦時有污隆豈得無幣乎星某日子之

言誠然不知曰時如何近來則以親故賂遺而任

官所未曾聞

國學名曰新館之正面有大成殿方九楹圓柱板屋

壯大二仲之奠菜配享顏子有和學場有神道場有

兵學場有天文臺有踏水場弓馬檣炮之類各有其

場子弟十二歲以上者不得日入館有故必告

奉行是以文武之士充溢於館中自晨至昏伊吾與

邪許書塾武榭聲勢相應真壯觀也

學校以方位分四塾住東街者入東塾住西街者入

西塾南北亦然每塾百二十人許有講義所者四塾

俊秀入之日學者三十人許大抵白讀漢本者

學祿二千石五百苞館外更有南北學步行隊以下

者入之儒官轄之而其授讀則諸士以下有學者任

之日學者百許人南學有檣劍場北學無之其俊秀

則入講義所與諸士國學也倍臣國學南北并不得

入焉

學校觀弓劍槍之技教師弟子迎送應接禮貌甚恭
弓師小川某輔三自射供覽槍師志賀兵與衛老練名
于藩嘗率弟子五人遊諸國謂余曰今日迫矣不然
賤技以呈覽其謙虛如此槍有祖禡者髀射者絕無
着袴者奇矣觀畢矣館中置酒設宴儒官及槍劍教
師獻酬盡歡奉行監察等官教出觀酒禮意極厚
子弟襲祿必試其技非文習讀四書五經白文兵講
兵要錄中練心膽一篇武技究一流之免許不得襲
日祿必入小普請隊每歲祿百石納三金祿重者課稅

更難是以無目不識丁之武人無手不能執槍劍之
儒者但子弟齡稍長多為祿之念用力多端少卓然
成一家者

院內村山中有族墓一村三十戶皆守家晝夜更番
洒掃有小門傍設口盤板屋四席許為者守所磴道
百步得一門左屋教搢祭日為族及諸有司所居
又為調理菜盛性具之所又數十步有拜席以板覆
之為族詣拜所墓在山上松林間圍以木垣有碑記
其行狀世々皆然蓋神道也夫人別有葬地建所謂
五輪塔者銘某院殿某大婦世子而卒者用儒法神

道儒法有忌日祭有花祭。々々花時合葬之也。此外無年忌月忌之類。侯則每月一再詣拜云墳墓室廬之制甚粗質。

中將正之師山崎闇齋崇奉神道。祭用神道式。其子某好佛。用佛法。至孫某又用神道。亦後世々皆用神道。藩中多用佛者。有好神道者。請諸官。則世々許用神道。有好仙者。許限一世。儒法且儒官。世及者許世用之。

士大夫宅舍。虽無甚壯大者。不甚卑小。不見敝地蓄馬器械。折正如加之防街。廣達視封土。極壯大。諸士

下住於外城者。數亦不少。市廛繁盛。余寓七日。市々多逆旅。夜間吹笛。曹按摩者。至曉不絕。及三十人。餘云歌唱。皆江戶樣。又多唱申樂。謳者仙臺亦然。

官人刀劍被服。頗鮮好。儒臣亦襲純色。衣諸士則着肩衣。婦人服飾亦華。士人之子。虽十許無髮者。衣服短窄。垢敝大髻。如蓬。往々佩長刀。結伊而行。極佳觀也。

廐牆類者。數步以菅席蔽之。壁土剥落。尚馬數曰。八十足。荒山前則三百足云。果然否。士人多騎乘者。又士之甲藏。諸城中不得私藏於家。

士有聚拘囚者令隊長三十人輪番監衛焉隊長十人晝夜更番如賜死則輪番隊長任舛錯

有祿俸者無他贓惡坐殺傷人等之罪當死則刑不於刑場而於牢獄刑之

有塔守八幡祠之官家藏永帳者記戶名氏以來之事極纖悉蓋橫軸表背交錯而書日錄也四家合攻等書根據於此書而編也

會津米沢奴婢多用越後瀨海之人其人生來飽喫魚蟹曾衝海風是以強力克堪其酒家保備寒日裸躰浙水非越人不能堪也但過二三年則氣薄心

力衰不異土人魚肉之養薄也由此或來或去往往如鴻尸云

幕府託地於會津有八万石于越有五万三千石于奧有若干於野奧地廣莫非肥沃前年有司建議請增地不已曰所得不償費小田原侯時柄國乃收奧地於官今不屬於藩越之八万石初幕府欲加封正之加封則地与水戶侯齊正之固辭以為不可予三藩偶故不加封而為託地焉

士大夫以外套組分階級繁為上緇次之世監禰書次之其下則以領標兵品

祿之小者造刀劍諸具及漆品以資家計佩刀者袴
之徒裝笠之蔽面轉搬品物伙子米泔同坐擔負薪炭
運輸竹木者必佩以刀收貌凜乎蓋藩制令俸者在外
不帶以刀有事對獄時不問是非回直以失其分憂
以庶人是以垂服改賦薪水之勞以刀有腰儼然也



